

香料小宇宙——電影 「香料共和國」中的人生哲學

● 方永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沒有任何中世紀的作家所想像的天堂會沒有香料的氣息和滋味。無論是為聖徒或為戀人所描寫的美好園地裡，都少不了肉桂、荳蔻、薑和丁香罕見的芬芳瀰漫其中。正因為有了這樣的綺思幻想，戀人與朋友之間才會交換某種香料作為愛和友情的信物。」

(Bridge, A. H., 《Feast and Fast》)

「生命不能沒有香料，就像不能沒有太陽；生活和食物一樣，都要加油添醋才完美。」

(電影《香料共和國》)

開胃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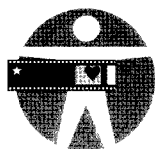
《香料共和國》這部充滿懷舊氣氛與美好音樂的希臘電影，可以說我近期所看過最難忘的電影之一。也許是出於對《新天堂樂園》近乎瘋狂的喜愛，使我在觀賞完這部可稱為美食版或希臘版《新天堂樂園》的影片後，便立即愛上了這部影片。

「開胃菜就像是人類歷程的導遊，香味挑逗著你的感官，讓你準備好踏上冒險之旅。」

《香料共和國》所描述的是一個小男孩成長歷程中所面臨到種種悲歡離合事件的故事，它也敘說了在政治及宗教的強烈對

立情況下，一個家庭其成員因而被迫活生生分離的故事。舞台的背景是在二次大戰後的土耳其(伊斯坦堡)及希臘(雅典)，小男孩凡尼斯(Fanis)的家庭是居住在伊斯坦堡的希臘裔土耳其人，原先在當地過著是安居樂業、享受陽光美食的幸福生活。凡尼斯的外公——瓦西里(Vassilis)在當地開設了一間食材與香料店，從很小開始，凡尼斯就在和外公相處的耳濡目染下對於各樣食材與香料瞭若指掌，而且他也在外公的店中結識了一個土耳其女生珊美(Saime)，開始了他的初戀。

但是希臘人與土耳其人之間的政治與宗教紛爭，卻在一夕之間粉碎了這一切。由於兩國在賽浦路斯問題上的決裂，加上不同的宗教信仰(希臘裔土耳其人相信的是



東正教，土耳其人則信奉的是伊斯蘭教)，遂使得希臘裔土耳其人在當地政府的一聲令下被驅逐出境，他們因而必須離開所深愛的「故土」。其實故土對他們來說，早就不再是自己血統所屬的希臘，而是他們早已落地生根的土耳其。

在嚴峻的政治氣氛下，凡尼斯一家亦被迫離開伊斯坦堡，前往雅典。但是凡尼斯的外公瓦西里，同時具備了土耳其公民的身份，卻還選擇留在土耳其。凡尼斯從此時開始，就與他的外公、與他的初戀對象分開，而且這一分離就是廿多年。在這個過程中，雖然瓦西里總是一再地宣稱要來到雅典探望自己的親人，但卻一再地食言。

來到雅典定居的凡尼斯一家人，並不因為他們的希臘血統而過得自在。相反地，在土耳其時，他們常被視為希臘人，但在希臘時，他們卻又被視作土佬（土耳其人）。他們無論在那個社會中，都被視為「邊緣人」。所謂的希臘「故國」其實遠不如他們在異國時所想像地那麼美好，因為他們的生活始終與雅典當地人格格不入。

日後凡尼斯長大了，他並沒有成為廚師，而是當了天文學家，並且在大學中教書。有一天，聽說他的外公真的要來到雅典了。所以他放棄了自己的渡假計畫，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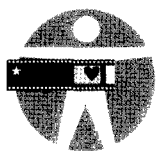
請了外公的朋友來到家中，作了一大桌的精緻菜餚等候瓦西里的來臨。但外公還是沒有來，這次不是外公臨陣退卻，而是他真的因為中風在上飛機之前倒下去了。凡尼斯從小到大一直等待著外公的來臨，但外公終究還是沒能夠離開土耳其；以前凡尼斯也從來沒有回到土耳其（只有一次離家出走，但迅即被父母查獲攔截下來）去探望外公，這次他終於必須主動回去面對自己深愛的故人、自己的親人，以及自己的回憶……

主菜——

「離散」(diaspora)或稱「族裔散居」、
「流離」¹，是後殖民理論關切的重要概念之一，也是《香料共和國》一片探討的最重要主題。「離散」指的是某個族群，因為受到外界的力量而被迫或自我選擇而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情況。這個字眼傳統上是用以描述猶太民族在共同的放逐經驗下，彼此間還能持續擁有文化和宗教上的連結。

相對於故土，流離的族群多半生在住在海外；他們在所屬的異國社會文化中，是個外來者，也是個邊緣人，流離族群身份與認同因而總是處在一種模糊與變動的狀態中。對於他們來說，容或心靈中還存

¹ 本段對於diaspora一詞的解釋主要是出自Peter Brooker著的《文化理論詞彙》(2003年，台北市：巨流)及羅剛等人所編的《文化研究讀本》(2000年，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在著對於故土憧憬的「原鄉」，但這份對原鄉的渴望並無法真正地安慰與滿足他們；而面對他們現在所居住的這塊土地，即便已有著濃得化不開的情懷，卻怎麼也無法產生「根」的感覺。離散族群中的主體，由於他們的生命總是不斷交融與變化的，他們的認同其實也不是固定不變的。就像是當代文化研究的代表學者霍爾（S. Hall）所說的：「文化認同是有源頭、有歷史的。但是……它們也經歷了不同的變化。它們絕不是永恆地固定在某一本質化的過去，而是屈從於歷史、文化和權力的不斷『嬉戲』。」²

《香料共和國》中描述的希臘裔土耳其人，正是這樣離散性的族群。為著生活上的原因，這些人群離鄉背井來到了土耳其，成為了土耳其人，但是後來又因著政治及宗教上的原因，他們被驅逐回希臘，回復了希臘人的身份。由於他們的身份不斷地變動，認同也必須不斷地被迫改變——如果他們要維持自己的身份不變，就得改變自己的宗教信仰——這使得他們的自我及文化認同一直處在一個高度不確定的狀態。但說來可悲的是，不管在何處，在地族群對於他們的看法倒是挺一致的：在土耳其時，他們被視為希臘人；在希臘，他們則被當成土佬。也就是說，他們

其實都是「外來者」！這群人若要真正「融入」當地的主流社會，還有很多的功課有待去學習，其中包括語言、飲食、風俗習慣等等。片中有一段描述了凡尼斯一家在希臘生活時碰到的適應困難的情形。凡尼斯的學校老師因為其在學校的學習問題作了家庭訪問。她問凡尼斯的父親：「你們來這裡多久了？用什麼語言？為什麼你們的語言中還常常夾雜著土耳其的俚語？」面對著當地人對他們忠誠度的質疑，他們必須不斷地澄清：「我們不是土耳其人，而是住在伊斯坦堡的希臘人！」《香料共和國》可以說透過了凡尼斯單一家族在希臘生活的適應困難，描寫了當時整個希臘裔土耳其族群所面臨的困境，進而也準確闡述了在各個時代中不同地區各流離族群的共通命運。

聖多瑪斯（St. Thomas Aquinas）說：「人是過客，是旅途之人（homo viator）。」

雖然《香料共和國》中隱含著反映當時政治社會背景的「大敘述」，但其實它對於人與人之間的聚合與離散也描寫得極為細緻。例如凡尼斯在一開始便自述：他生命中的重大改變，「總是伴隨著鈴聲而出現的，要不便是電話的鈴聲，要不便是

² 本句引自S. Hall所撰之《文化認同與族裔散居》一文，載於羅剛等人所編的《文化研究讀本》（2000年，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門鈴聲。」這似乎意味著個人的命運轉換經常得取決於某些不可預測的外在因素，人的生命常是被動而改變的，而人與人之間的相聚與分離大多時候也非個人所能主動掌控，更多時候是受到外在政治及社會大環境的影響。在這個世界上，人就像是旅途中的過客，而人的命運似乎就是「飄零」。於是，我們在本片中不斷地看到「火車站」的場景，但「火車站」在本片中並非是久別重逢的場所，而更常是分離感傷的舞台。當至親或至愛之人彼此分開時，他們寧可選擇不再相見，與其說是受迫於政治氛圍的嚴峻，毋寧說他們在逃避短暫相聚之後必定面對的再次分離，為了害怕再次分離，所以他們寧可選擇繼續待在分離中。

《香料共和國》的這一道主菜，是如此深沈冷冽，卻又是如此地真實而深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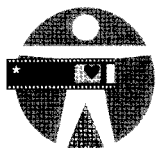
甜點——

還好有甜點，可以緩和平復主菜所帶來的衝擊。《香料共和國》雖然可以說是導演塔索·波麥斯（Tassos Boulmetis）的半自傳性電影，而主人翁凡尼斯的遭遇應該也就是導演本身生命歷程的縮影，但是我們可以看出，導演在這部片子中並沒有添加太多的批判與衝突，反而看到的是多一份的寬容與和解。在《香料共和國》中，導演將整部片子分為開胃菜、主菜與

甜點三個部分。以開胃菜敘述了凡尼斯在伊斯坦堡的幼年時光到離開伊斯坦堡前的歷程；主菜部份則描寫了凡尼斯一家在雅典的生活時光；甜點部份則刻劃了凡尼斯接到外公病危的消息，回到伊斯坦堡期間所發生的種種事件。其中開胃菜以伊斯坦堡城、主菜則以雅典城作為開場的畫面。頗令人玩味的是，甜點部份的開頭卻是以飛機、船舶等交通工具的畫面為主。當然，或許導演要表達的可能是凡尼斯趕赴土耳其舟車勞頓的過程，惟我們也可將這樣交通工具視為是一種「連結」的比喻，因為交通工具本來就是用以連結居住在不同地區之人群的。

「在我們的料理中，甜點是每個童話故事的結尾。主角害怕和逃避的情緒最後都會顯現出來，甜點讓干擾饗宴的雜音變得柔和。」

當我在觀賞《香料共和國》時，總是不自覺地想到德國作家徐四金（Süskind）所寫的那部奇書《香水》。主要原因，當然是因為這兩部文本都探討了人類感官中較不那麼顯眼、卻又是使得人生更多采多姿的重要感覺。《香料共和國》談到的是味覺，《香水》則提及嗅覺；《香料共和國》中的主人翁凡尼斯是個味覺魔術師，《香水》中的主角葛奴乙則是個嗅覺天才。他們都擁有以味覺或嗅覺操縱他人的魔力。



「……然而從這天開始，他終於知道自己是何等人物了，也就是說他只有可能是天才。他的生命有方向、有意義、有終點，有卓越的使命：就是要在味道的宇宙中革命一番。他是全世界唯一擁有必備條件：也就是擁有非常靈敏的鼻子和超凡記憶的人……葛奴乙再也不偏轉自己認為已經找到的命運方向，現在他很清楚自己為何一直如此執拗頑強地緊攀生命了，他必須是香氣的創造者，不是隨便的一個，而是從來最偉大的香水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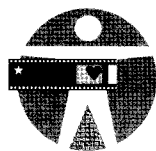
(P. Süskind, 《香水》)

但是凡尼斯與葛奴乙終究還是不同種類的人。葛奴乙一出生後，便失去了母親，他出生時，便已與其他人斷絕了連結，他是在孤獨中出生的。由於他身上不具有任何體味，所以其他人無法嗅知他的存在，因而只能對他感到莫名的恐懼或厭惡之情。這使得葛奴乙除了無法運用言語溝通外，也無法藉著自己的氣味和他人來搏感情。在如此情形下長大的葛奴乙，他從來不知道也沒有體會過人與人之間有真正的連結關係。是以當他有朝一日發現自己的才華後，他所思考的竟是如何透過氣味的塑造來取代現實，以及如何利用特製的香水來操縱他人的技術。

凡尼斯卻不是這樣的人。他自小便生

長在充滿關愛與幸福的家庭中，凡尼斯與其他人之間的連結是極為自然與密切的。也許由於外在環境的動盪，他自小開始一直得被迫面臨各式各樣的分離，但是這並沒有使凡尼斯成為極欲操縱及報復他人的人。在他的成長過程中，凡尼斯因為味覺的特有才賦而具備的高超廚藝，一直是他與人結交與溝通的最佳工具。雖然最後他仍必須因為社會的性別成見而放棄成為廚師的機會，期間他也曾透過味覺的魔法「破壞」了他舅舅的婚事，但是這些都沒有真的使他成為佔有慾及掌控性強烈的人。在他長大之後的心靈中，我們看不到太多的激情、也看不到沈痛的怨懟，只看得見他對於往日情懷的沈默追憶與慷慨寬容。在他真正面臨與至親至愛的生離死別時，即便他必須地孤獨品嚐分離的苦澀滋味，他也依舊能夠坦然以對，為的是成全他人的幸福。其實凡尼斯與外公、珊美之間的情誼連結雖然從外表看來並不明顯，實則卻一直都很強烈，甚至構成了他生活中最重要的情感底層。這麼多年下來，他走遍了全世界，卻從未回到土耳其，這並不是因為對外公、或對整個大環境有著怨氣。凡尼斯和他的外公瓦西里都是為著相同的緣故而遲遲未能重聚，那就是他們的深厚情感反而促使他們更害怕相聚後的分離。

瓦西里用太陽系向凡尼斯解釋了許多香料：「辣椒像太陽，熱情而帶點火



爆，讓人愛得發暈。肉桂像維納斯（金星），像女人，甜蜜帶點苦澀，讓人又愛又怕。鹽就是地球，它調和了水和食物，鹽就是生命。鹽用對了地方，人生才有滋味。」

在所有香料中，鹽是最不起眼的，但它卻又是最重要的調味料。鹽出產於地球的本身，它就代表了生命。基督教新約聖經馬太福音三章15節中，有著一句耶穌對信徒的期許：「你們是世上的鹽。」鹽的功能就是使得味道變得更調和，而世上的「鹽」的作用就是要使得人間更加和諧美好。若我們以香料來代表人生中美好事物的話，我們可以說，鹽就像是「親情」、就像是人與人之間的「連結」一般。因為人與人之間有著這樣的生命及親情的連結，才能培養更接納與寬容的態度，也惟有透過這樣的態度，人們之間才能更加彼此體諒、相互理解，進而化解不同的歧見，接受彼此不同的文化及宗教背景所造成的差異。

香料——

香料最大的功能是在「點」出食物中最美好的部份，它的任務是在引發食物本身的美味，而不是在憑空創造出原先不存在的味道。《香料共和國》本身已經是一場相當精美、豐盛的心靈饗宴了，更讓人

難忘的是，片中處處可見美好雋永而發人深省的對白。這些對白或短或長，它們的精妙絕不亞於本片在製作上的精緻程度，其中淬煉了許多的人生智慧及哲學在內。對於《香料共和國》中所要表達的主要概念來說，這些對白更具有畫龍點睛之效。例如談到旅程及旅人的時候：「住在這裡，就要聊這裡的事。要離開的時候，應該聊你要前往的地方，而不是要離開的地方。」「人生有兩種旅人：一種人是看著地圖；另一種人則是看著鏡子。看地圖的人是要離開；看鏡子的人則是要回家。」；又如談及人際關係時「沒有爭執的關係，就像是沒有音樂的婚禮。」；當然也少不了美食的品味：「多數人用嗅覺和味覺品嚐食物，外公的朋友們，還會憑聽覺和視覺來評分。」；還有最重要的人生哲學：「星空中有我們看得見的東西，但也有我們看不見的東西。你要講的當然是別人看不見的東西。大家都愛聽看不見的東西。食物也一樣，只要好吃，看不見鹽又有何妨？沒人在乎鹽，但精華就在鹽裡面。」在筆者看來，《香料共和國》深入地闡發了這種「看不見的」人間真情與連結及其在人生中的重要性，它不僅期盼著能以美食及真情來打動不同族群的人心，更期許著所有的人都能以寬容與諒解的心來包容世間因文化及宗教對立所產生的種種衝突。